

马克思《资本论》为什么 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

韩志伟^{a,b}, 陈俊昆^{a,b}

(吉林大学 a.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b. 哲学社会学院, 长春 130012)

摘 要:马克思《资本论》是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的,而在作为《资本论》手稿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则是以“货币章”为开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既是因为商品概念是马克思《资本论》唯一可能的开端范畴,而对商品的分析亦是《资本论》唯一可能的开篇之章,也是因为“商品章”作为《资本论》的开篇之章所具有的“外部性”,使得《资本论》的整体文本结构与文本逻辑得以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顺序展开。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 商品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9)04-0080-06

DOI:10.16354/j.cnki.23-1013/d.2019.04.042

《资本论》是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的。而在作为《资本论》手稿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的写作则是从“货币章”开始的^①。显然,马克思在《手稿》和在《资本论》中关于开篇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这是为什么?换言之,马克思为什么在《资本论》中要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在问题的内涵中,商品在何种意义上得以构成《资本论》的开端范畴,这也就是在问,为什么商品是《资本论》的开端范畴;其二,在问题的外延上,商品在何种意义上“独占”了《资本论》的开端范畴,这也就是

在问,为什么《资本论》不能以其他范畴只能以商品范畴为开端;其三,在问题的外部性上,对商品的分析作为《资本论》的开篇,对《资本论》整体的文本结构有何意义,这也就是在问,《资本论》建立起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的分篇结构,其目的何在。

而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中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既是因为商品范畴是马克思《资本论》唯一可能的开端范畴,而对商品的分析亦是《资本论》唯一可能的开篇之章,也是因为“商品章”作为《资本论》的开篇所具有的“外部性”,使得《资本论》整体的文本逻辑与文本结构得以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顺

^① 顾海良指出,马克思后来又在《手稿》的最后补写了以商品为开端的第一章“价值章”,其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93页)马克思明确把“价值章”标为第I章,并回过头来在原本的第一章——“货币章”前写上II;这说明马克思把以确立起商品开端的“价值章”确定为整篇《手稿》的开篇之章。汪水波则指出,“价值章”其实是马克思在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期才补写的。换言之,在最初创作《手稿》时,马克思的确是想以“货币章”为开端的,只是后来修正了自己的这一想法。因而笔者认为,就二者的创作初衷而言,两篇文献在开篇上的差异是存在的。只是马克思后来修改了自己先前的想法,这一点也反映在《资本论》的开篇中。

收稿日期:2019-03-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问题研究”(17BZX12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文化发展理念的哲学创新”(18JJD720001)、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培育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海海类哲学”(2018ZDPY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志伟(1970—),男,辽宁锦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陈俊昆(1995—),男,山东青岛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序展开。

一、预先的说明：“开端”与“开篇”的区别

“开端”与“开篇”是一对既不同却又有所相关的概念。在哲学中,当我们试图考察某一具体文献的“开端”时,实际上是在寻找这一文献在思想上的起点;而当我们去考察这一文献的“开篇”时,只是在考察该文献谋篇布局的前后顺序。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对于前者的考察必须深入到具体文本及其背后思想脉络的理解中,而对后者的“观察”在著作的目录中就可以做到。“开端”与“开篇”又是有联系的。一般而言,一部著作在外在结构上的“开篇”往往也就是这部著作在内在思想上的“开端”,因为大部分的创作者在着手写作时往往遵循与其在构思思想时同样的逻辑顺序,因此在大部分著作中二者一般是相同的,均指向同一个概念范畴,此时考察作品的开篇问题即是在考察作品的思想开端。

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手稿》两部著作而言,两篇文献的开端范畴相同,二者都以商品为自己的开端范畴。首先,在《手稿》的“货币章”中,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揭示了商品存在的二重性,“除了它的自然存在以外,它还取得了一个纯经济存在”^[38],即表现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的对立(这个时候马克思还不能把交换价值与价值二者区分开,他此时认为二者是一致的^[37]);从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发,马克思才得到了“货币章”的主体——货币。同样,在《资本论》的第一章,马克思也是明确以商品范畴为开端的,“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95],但两部作品的开篇并不相同《手稿》以“货币章”为开篇,而《资本论》则以对商品的分析,即以“商品章”为开篇。开篇的差异表现了两篇文献在叙述起点上的差异,而开端的相同则体现了二者在研究结论上的一致。《手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之后15年间经济学研究的结晶,可以说,在创作《手稿》的时期,马克思已经达到研究方法“充分地占有材料”的前提要求,得到了结论——一些“一般的抽象的范畴”及“这些形式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始“适当地叙述”,描述“现实的运动”,即得出研究结论。由于研究结论的一致,《手稿》的“货币章”和《资本论》的“商品章”在大体上都是从商品范畴出发而得到货币范畴的文本结构,但

二者作为不同的开篇,即一个以“货币”为主体,一个以“商品”为主体,充分反映出《手稿》与《资本论》在分篇结构上的不同:前者的分篇结构是“货币—资本……”,而后者的分篇结构则是“商品—货币—资本……”。作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先验的结构”,分篇结构所体现的显然是马克思叙述方法的要求;既然两个分篇结构的区别在于其开篇,那么在叙述方法上二者的起点也就是有差异的。

既然两篇文献的在“起点”上的差异不在于开端而在于开篇,则对于二者“起点”差异的追问也必须建立在开篇的意义上,因而也就是在叙述方法的意义上。因此,考察两篇文献在叙述起点上的差异即是在问二者在开篇上的差异,这也就是在问,《资本论》为什么要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在《资本论》中,构成其开篇的是第一章,即“商品章”,而其主体也就是“商品”范畴,这与其在内在思想上的开端是一致的。由于外在的叙述结构与内在的逻辑顺序是相同的,因而追问《资本论》为什么要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即是在追问《资本论》为什么要以商品范畴为开端。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内涵或肯定的意义上,为什么《资本论》的开端范畴是商品,即在何种意义上商品可以是《资本论》的开端范畴;另一方面,在外延或否定的意义上,为什么《资本论》的开端范畴只能是商品,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即在何种意义上商品“独占”了《资本论》的开端范畴。除此之外,对开篇问题的追问还会涉及开篇的“外部性”问题,即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对整个《资本论》的文本结构有何意义或作用。所以,追问《资本论》为什么要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其回答大体上应当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进行,这也是笔者在下文中提出如此三个问题的原因所在。

二、为什么商品是《资本论》的开端范畴

对于为什么商品范畴是《资本论》的开端这一问题,在《资本论》的第一章,马克思就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95]马克思的回答语焉不详:在宏观上,也就是在量上,“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在微观上,也就是在质上,“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样的

回答实际上等于没有回答: 因为这里从外部引入的、用于回答最初问题的两个命题并不是自明性的, 其引出了“更大的问题”, 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释: 其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 何以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其二, 单个的商品何以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在哲学的意义上,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是就宏观方面而言, 还是就微观方面而言; 是就量的方面而言, 还是就质的方面而言; 它们所反映的是同一个理论前提, 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商品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存在, 成为统摄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力量”^[9]。因而这两个问题也就可以被转化一个问题: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商品何以是最普遍的、最本质的, 因而也就是最抽象、最“简单”的存在。

在《资本论》1867 年第一版序言中, 马克思写道“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 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 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 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82] 商品的形式古已有之; 为什么单单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它才是经济的“细胞形式”, 而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中, 则并非如此呢? 这里就涉及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期, 即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9]。在《手稿》的“货币章”中, 马克思区分了三种社会形式。其中, 前资产阶级社会表现为“完全是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 “在这种形式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52]。“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均指代前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非普遍性, 即此时的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只具有局部的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此进行了说明“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自由的形态, 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方面。生产本身, 就它的整个结构来说, 是为了使用价值, 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 因此, 在这里, 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的需要量时, 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 变成商品。另一方面, 使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 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范围之内变成商品, 因此, 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 而每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9] 在前资产阶级社会, 人们生产的目的在于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 人们关注的是商品作为物的有用性。而“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 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 它才属于后者

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9]。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经济范畴, 它们决定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而当使用价值还仅仅只是作为使用价值, 也就是还没有进入到交换过程中时, 使用价值还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其不受“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决定, 而仅仅存在于现代商品的“史前时代”。即使此时使用价值进入到交换过程中, 也“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范围之内变成商品”, 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自由的形态”。而一旦使用价值进入到普遍、全面的物质交换过程中, 它才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商品, 成为一个“现代范畴”。此时交换价值取得了自己“自由的形态”, 转化为货币, 再转化为资本“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 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147]。“为卖而买”, 交换价值成为生产与交换的目的。此时人类社会进入到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遭遇的对象是‘物’的话,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遭遇的是‘商品’, 或者说是作为商品的物”^[9]。在资产阶级社会, 人们对作为商品的物的依赖性普遍化了, 每个人都以商品这个物作为人与人交往的中介, 因而“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被转化成“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23], 于是便出现了商品拜物教。这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的形式太过普遍了, 以至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 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123]。商品拜物教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形式普遍化的表现。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商品是最普遍的、最本质的, 因而也就是最抽象、最“简单”的存在; 在宏观上, 也就是在量上, “庞大的商品堆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 在微观上, 也就是在质上, “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由此马克思便得出结论“因此, 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95]

三、为什么《资本论》只能以商品为开端范畴

第一部分只是在肯定的意义上, 或者说是在内涵的意义上, 回答了商品何以是《资本论》的开端范

畴的问题,但这并未涵盖问题的全部方面;还应当否定的意义上,或者说是在外延的意义上,对《资本论》何以只能以商品为开端范畴的问题进行回答。因为尽管商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普遍的、最本质的,因而也就是最抽象、最“简单”的存在,符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的方法的大前提对“开端”的要求。由于商品本身并不是无条件的,亦有其存在前提,如马天俊指出,商品“虽然位列《资本论》的开篇,却不是理论结构的前提。在理论结构上,商品也是次生的,它不过是人类劳动产品的特殊社会历史形式,而劳动产品不过是人类劳动与自然物的不同程度的‘结合’。因此,在反思的意义上,《资本论》的理论结构必定需要回溯到对劳动的理解和自然物的理解。”^[4] 所以要真正将商品确立为《资本论》的理论起点,就必须要在否定的、‘排他’的意义上,排除以商品的存在前提——人类劳动与物为开端的可能性。

马克思在《手稿》的导言部分写道“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马克思指涉了劳动(生产)本身的社会历史性,即劳动总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劳动,因而总是在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劳动。虽然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一般作为一种抽象,“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5],但是更重要的是“本质的差别”,也就是劳动生产的社会历史性。因而“对于一切生产时代来说表现为共同的东西”的抽象的劳动一般,“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6]。既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的劳动具有历史的“本质的差别”,那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就会与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不同,马克思进而将前者确定为“研究的本题”。马克思为什么将现代资产阶级的劳动生产确定为自己“研究的本题”,而非后者?换言之,二者有何不同?这是因为,人的劳动总是一种对象化的劳动;它凝结在物中,表现为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就是人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并不等同于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

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并且“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做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7]¹⁰¹。商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生产,即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与劳动产品相同;二是交换,通过交换实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因而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劳动产品。如前文所述,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人们的生产的目的在于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人们关注的是商品作为“物”的有用性,也就是说,前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以直接供人使用的劳动产品为主的社会,“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的需要量时,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8]⁵²。这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商品是最普遍的、最本质的,因而也就是最抽象、最“简单”的存在。由于物化着人类劳动的劳动产品与商品不同,因而以不同的物为主体的前资产阶级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在各自历史条件下的劳动也就不同。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表现为以物的使用价值为目的的有用劳动,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凝结在二重性的商品中的劳动也表现为二重存在,即一方面表现为特殊的个体的有用劳动,另一方面表现为抽象的人类的一般劳动。所以,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9]⁵²,这里的“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就是商品,这里的“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生产。可以看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种劳动是有条件的,即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前提,因而它不是抽象的劳动一般;这种劳动的社会历史条件具体又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也就是说,它是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非其他社会历史阶段为前提的;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又是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的,流通的商品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如果以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抽象的方式看待商品与劳动的关系,劳动当然会表现为商品的前提,因为这里考察的纯粹是抽象的劳动一般和商品一般,其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而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劳动又总是有前提的具体劳动,对它的讨论不能脱离它的历史前提,而这一历史前提又是以发达的商品交换为自身本质规定的。因此,对作为政治经济学考察对象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来说,商品反而表现为它的前提,而不是反过来。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对商

品的讨论优先于对劳动的讨论。

对物的讨论亦然。“如果将‘物’的历史规定性抽象掉,那么这种‘物’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同样的规定性……当将这种‘物’作为哲学的对象时,哲学在体现最为抽象的世界的同时,也将这个世界永恒化为超历史的世界”^[3]。而在这个世界中,更多体现的是自然意义上或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这并不属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物一旦被纳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就会被转化为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物。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个具体的物就是商品本身。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与物、主体与客体,都只是商品的现象,都受到商品特性的限制”^[4];物要么成为商品或者商品的材料被纳入商品的逻辑中,要么作为纯粹的自然物被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因此,是商品而不是物成为《资本论》的开端范畴。

在排除了商品的两个存在前提之后,商品便被确定为马克思《资本论》唯一可能的开端范畴,而对商品的分析也就成为《资本论》唯一可能的开篇之章。剩下的问题只可能存在于“商品章”的“外部”,即对商品的分析作为《资本论》的开篇,对《资本论》整体的文本结构有何意义?

四 “商品章”开篇对《资本论》整体的文本结构有何意义

“外部性”在其最原始的含义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当单个消费者或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有影响时,即存在所谓“外部影响”(“外部性”)^[5]。这里取其引申之意《资本论》以“商品章”开篇存在何种外部性,即《资本论》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对于《资本论》全书的整体文本结构有何意义?换言之,《资本论》建立起以对商品的分析为开篇的分篇结构,其目的何在?

《资本论》的开端范畴是商品,但《资本论》的主体范畴(中心范畴)则是资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开篇,马克思就提出自己的“六册结构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6]。《资本论》就是这“第一册”,其“论述资本”,即《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

一册”,论述的主题是“资本”;资本构成了《资本论》的主体范畴。而“从逻辑角度来看,始初范畴是中心范畴(主体范畴)借以展开并构成逻辑体系的前提”^[7],也就是说,商品作为《资本论》的开端范畴,是资本范畴“借以展开并构成逻辑体系的前提”,这是因为,资本本身不是无前提的存在。在理论顺序上,为了说明资本,就要先理解货币;为了说明货币,就要先理解商品。从分析商品到分析货币再到分析资本的分篇顺序,正是客观历史在思维中的再现。“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同时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8]¹⁵⁶。作为范畴,商品是资本的逻辑前提;作为现实的物,商品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由此可见,在《资本论》逻辑体系中,商品是当作资本的抽象存在而设定的”^[9]。概括地说,只有从对商品的分析出发,才能够理解货币,才能够理解资本,“要揭示货币、资本的秘密,就必须从商品开始”^[10]。商品使《资本论》作为“大写的逻辑学”转动起来了。

《资本论》以“商品章”为开篇,不仅使得对于作为中心范畴的资本的讨论得以可能,还使得《资本论》整体的文本结构得以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顺序展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自身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有着直接的表述,马克思称之为“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1]²⁵。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哲学强调抽象的最高精神实体的逻辑先在性,世界上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这一绝对精神的具体外化。在形式上,黑格尔哲学也可以被表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结构,似乎与马克思所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相同。然而,马克思强调,“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12]²⁵。对于马克思而言,他所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仅仅是从思维到思维的思维方法,即在思维过程中,思维中的抽象再现为思维中的具体,绝非由思维中的抽象直接产生现实中的具体的过程;而后者正是黑格尔哲学的理论观点。在补足定语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其实就是在思维中的抽象再现出思维中的具体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过

程,而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则是强调作为客观的绝对精神(思维)的抽象存在直接外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存在物的观点。因此,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同于黑格尔,其仅仅指称一种思维中的方法,而非黑格尔式的本体论观点的建构。《资本论》以“商品章”为开篇的分篇结构正是马克思自身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外化。如上文所述,商品概念之所以是《资本论》的开篇范畴,亦即“商品章”之所以是《资本论》的开篇之章,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最普遍的、最本质的,因而也就是最抽象、最“简单”的存在。然而这并不能使商品概念或者“商品章”自明地成为《资本论》的开篇范畴或者开篇之章,就文本的整体结构而言,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前提,即马克思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正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最本质,因而也就是最抽象、最“简单”的存在,才使得它成为《资本论》的开篇范畴,“商品章”才能成为《资本论》的开篇之章。《资本论》从“商品章”到“货币章”再到“资本章”的分篇结构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体现。换言之,只有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资本论》的分篇结构才得以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展开。

因此,对商品的分析作为《资本论》的开篇之章,对于整个文本结构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于商品作为《资本论》开篇范畴,即“商品章”作为《资本论》开篇之章的设置,使得对《资本论》的中心范畴——资本的说明得以可能,并且《资本论》整体的文本逻辑与文本结构也得以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顺序展开。这正是马克思“六册结构计划”具体展开的一部分,也正是马克思的目的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之所以在《资本论》中以对商

品的分析为开篇,既是因为商品范畴是马克思《资本论》唯一可能的开端范畴,而对商品的分析亦是《资本论》唯一可能的开篇之章,也是因为“商品章”作为《资本论》的开篇所具有的“外部性”,使得《资本论》整体的文本逻辑与文本结构得以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顺序展开。只有正确理解了《资本论》的开篇问题,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内容,才能正确地理解《资本论》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仰海峰.商品:一个哲学的分析[J].哲学研究,2014,(7):21-2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3.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3.
- [6] 马天俊.论《资本论》中的“化身”问题[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5,(00):161-180.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11.
- [8]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26.
- [9] 李中,杨昌俊.从《资本论》起点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端[J].学术月刊,1987,(4):13-16.
- [10] 杨淑静.商品概念在《资本论》中的地位问题研究[J].理论月刊,2016,(4):15-18.

Why Does Marx's *Capital* Start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dity?

HAN Zhi - wei^{a,b}, CHEN Jun - kun^{a,b}

(a.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b.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Marx's *Capital* start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mmodity. In the *Economic Manuscripts* (1857-1858), which is the manuscript of the *Capital*, Marx starts with the chapter on the currency. Marx's analysis of the commodity in the *Capital*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commodity is the only possible beginning of the *Capital*,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dity is the only possibl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Capital*. It is also because the “externality” of the chapter on the commodity as th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Capital* makes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the logic of the *Capital* develop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Keywords: Marx; *Capital*; Commodity

(责任编辑:侯冬梅)